

在「北上」的路途中

——香港劇場界2011年回顧

北上內地發展已經是香港劇場界的一個重要活動環節。北上的原因很多：交流經驗、推介新人新作、掌握內地舞台劇現況等。香港劇場的三位重要人物毛俊輝、陳敢權，以及林奕華，對本港演劇團體的北上活動，各有不同的看法——內地之大，探討劇作的北上經驗，角度也必然多元，融合了現代性、古典風格、歷史甚至人際互動等多個方面。未來，本港與內地的劇作交流勢必走向大緊密、大融合甚至大繁榮的階段，本港演藝界的準備與應對，將愈來愈重要。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毛俊輝：需不斷創新

如今，內地戲劇市場漸趨繁榮，毛俊輝認為需要不斷創新。2011年的歷史坐標，來自於100年前的辛亥革命。《曙色紫禁城》在北京的上演，是毛俊輝覺得極為成功的年度「大獎」。辛亥革命，有的不僅僅是革命者的視死如歸、清廷的殘暴腐化，歷史的複雜遠遠不能夠用簡單的對與錯、是與非去界定。

在一片對辛亥革命黨人及其革命的頌揚聲中，《曙色紫禁城》卻反其道而行之，將大革命來臨前的大人物（慈禧）與小人物（德齡）蒙太奇化，內心的人性與虛玄的政治緊湊交織，觀眾可以明白，其實辛亥革命的解讀，除了肯定與反思之外，還有第三種解構的方法：人性化——探討宮廷中，一個老年女性與年輕女性的交往。毛俊輝將《曙色紫禁城》中的人性視為全劇的亮點——祛除了神化與醜化的迷霧，背後的每個人其實都很可愛。雖屬改編作品，但這仍然是北上劇作中，在題材上的一次大大創新。

主題之外的創作手法，也可視演出情境的置換而調整。《曙色紫禁城》原本是話劇，要改編為京劇，兩



■《情話紫釵》在上海世博會期間上演，備受好評。 受訪者提供



■《情話紫釵》。Keith Hiro攝。 受訪者提供



■毛俊輝 徐全 攝

者之間的內在關係如何把握是一個很大的挑戰。結合京劇與話劇，但「服務京劇」，是毛俊輝的基本原則，因此，看完《曙色紫禁城》，年輕一代能夠深入了解京劇；老一代人則能夠體味創新的所在，涵蓋到不同年齡層。例如，劇中的一句「我不喜歡你」，用話劇形式加以保留，反而更加能夠突出光緒皇帝的愛憎情感，故沒有改動話劇的「原味」。

陳敢權：觀眾有迴響，體制有差異

香港話劇團在2011年北上公演了不少劇目，如《洋麻將》（港名《一缺一》）、《脫皮爸爸》、《遍地芳菲》等。為了適應內地不同地區的文化氛圍，同一個劇目在不同的地方演出可能會作調整。例如在新興的移民城市深圳，普通話是主流，則《洋麻將》就不會以粵語進行演出，但是在嶺南文化底蘊較為深厚的廣州，同樣的劇目倒能用粵語演出，才能獲得當地觀眾的共鳴。

同樣是在廣州，另一部戲《遍地芳菲》深深打動了平民階層。劇中對國家與民生關係的思考、對黃花崗先烈的鮮明刻畫、對歷史關頭自我抉擇的表現，使得看過這部戲的每一個人都會投入歷史與現實的思緒中。這不單是慶祝辛亥的應景之作，而是讓人們在百年輪迴中尋找到自己在國家中的位置。

陳敢權指出，內地與香港的劇壇在體制和操作模式上有着巨大差異，這不免會需要在合作中加深雙方的了解。例如，內地的話劇團，在接到演出任務後，往往很快就能夠組織起導演、編劇、演員以及劇務人員，對應的支援配合機構也能夠迅即到位；但話劇團因劇季早安排，未必能馬上重組。另一方面，內地的劇團在排演作品時，較為注重表演及聲線技巧，但是香港的劇團比較重視角色情感的寫實。不過陳敢權認為，上述的差異恰恰能夠奠定合作的基礎，使得相互借鑒得以成為現實。



■香港話劇團的《洋麻將》（《一缺一》普通話版）演遍內地多個城市，今年4月曾到訪深圳群藝館演出。 香港話劇團提供



■陳敢權 徐全 攝

■《遍地芳菲》很有觀眾緣。香港話劇團提供



■《情話紫釵》在上海

林奕華：城市有梯度，反應各不同

內地的經濟發展程度要視乎不同的地區來看，因此發達地區或是一線城市，對話劇的感受和認同要相對高過二三線城市。畢竟，現代戲劇傳入中國不過百多年的時間，其間社會又經歷過巨大的變革，要帶領一個香港的創作團隊在內地環境中堅持，感覺其實很複雜。

林奕華認為內地的觀眾，尤其是大城市的觀眾，對《城市三部曲》、《紅娘的異想世界——在西廂》的反應非常熱烈。其根本原因是直接碰觸到了城市職場與中產階層的內心痛楚：生活究竟要不要浪漫、利益與價值的關係如何平衡？

物價高漲、小市民求取自主的意識也在高漲。2011年度的《紅娘的異想世界——在西廂》，點破了這層玄機：「惡意與恨意是有市場的，因為都覺得別人欠自己的，自認為是中產，實則是草根，這就是偽中產的悲劇——只是物質的中產，卻不懂得改造自己的精神素質。」對這部戲所引起的心理碰撞，林奕華認為，內地的觀眾顯然需要這種碰撞，因為「碰撞」出了他們真實的生活。劇中顯現出的「權力慾」和「控制慾」，讓奔波於城市忙碌生活的不自主人群有了自我的倒影：被他人控制許久，也產生出控制他人的衝動，生活的情趣漸漸消亡——「每個人的劇本來自於父母，而父母的劇本來自於他們的父母，香港如此，內地的大城市也如此，所以，這可能是一種城市的焦慮。」林奕華如是說。

為何要以古典文學的名稱為現代劇作命名？林奕華的考慮並不是模仿，而是一種對比。他認為古人沒有手機、電腦、電視，但卻顯得比今人浪漫；選用古典的名稱，就是為了將古典的浪漫置於現代的生活，引起反思——這就是與古典文學的空間對話。這樣的一種方式，相較於簡單的翻拍古典作品，則有了突破性的思維與進步，也是內地創作人們值得思考和改進的一個方向。



■林奕華的《命運建築師——遠大前程》在上海演出。「非常林奕華」提供

小結：北上時分，思考大中華

幾位藝術家的共同之處是，都沒有將北上內地簡單看作是作品展演，而是通過北上來對自身的作品與未來的製創思路尋求新的定位。「香港本土」加「大中華」的結構，可能將成為未來的趨勢。

毛俊輝以《情話紫釵》為例，雖然這是一部以粵語為表演語言的劇作，但因為形式新穎、主題有意義以及談及了今古的愛情觀，所以在上海、北京等地取得了多個大獎，獲得了高度的評價。即便是看字幕非常辛苦，人們還是被劇中的人物和情節所打動，讓內地觀眾欣賞到了香港有格調的演出。「代表香港」，是香港劇作家的責任。

鍾情於歷史的陳敢權，力圖以劇作形式來表達對嶺南文化的傳承，再以嶺南文化遙映中華歷史。廣東的文化事業發展愈來愈快，希望未來將會在廣州、東莞、中山等地安排更多的演出。雖然內地與香港的演藝體制上有着巨大的差異，但是隨着合作的深入，將逐步相互適應。不僅僅是北上或是南下，劇團與劇團的跨境合作，更是值得期待。他提及的《中國皇后號》，便是對中國早期進出口貿易的一種歷史回顧，將香港、內地以及近現代史作了完美的聯結。從歷史發掘文化、再寫照現代，將成為未來的一個路徑。

活動推薦

《音樂劇 大家樂》重演

「春天戲曲發展」及「漢風戲曲新創念」主辦，屯門大會堂場地伙伴計劃之《音樂劇 大家樂》將載譽重演。音樂劇《大家樂》是向一代嶺南創意大師黃霑先生致敬的作品，創作理念之根本，以「黃霑先生寫的曲與詞」和「溫拿樂隊及其成員的歌曲」為立足點，再由演員用自己的氣質和風格去演繹這個根據58首選曲重新創作的音樂劇，成為一個原汁原味的港產音樂劇。內容講述5個對音樂充滿熱誠的年輕人追尋理想的故事。青春前衛的崔牛畢（簡稱阿B）、羽模倫（簡稱阿倫）、武憑友（簡稱阿友）、歷保健（簡稱阿健）與吳堅強（簡稱阿強）合組樂隊，為夢想高歌。好友齊心就事成，由Losers變成The Winners！

時間：2012年2月13日至15日 晚上8時
地點：屯門大會堂音樂廳
查詢：27931123, www.spring-time.com.hk



演戲家族 音樂劇場 《星夢塵緣》

星光大道，璀璨奪目，十二個路上會遇上的人：經理人、愛人、家人、贊助人、仇人、路人、恩人……他們成就了明星，還是摧毀了明星，而故事由算命師所預測的星途開始。該劇由莊梅岩、陸听編劇，彭鎮南執導，倫永亮創作音樂，岑偉宗作詞，再加上陳潔靈、劉雅麗等巨星壓陣，相信會帶來一個令人「聽出耳油」的美妙夜晚。

時間：2012年3月16日至17日 晚上8時
2012年3月17日至18日 下午3時
地點：香港大會堂音樂廳
查詢：22687325（康文署），67154437（演戲家族）

舞在平行線系列（三）《流。白》

《流。白》是梁家權、蔡穎兩位不同時代的現代舞者重探中國舞鮮有叩問箇中審美內涵的「行動藝術」習作。作品借何應豐導演的視界、呂畹元和黃衍仁即興音樂創作、彭漲的民間唱腔、葉卓棠和黃宇恆的視覺脈動，一起拼合、撞擊、穿梭及尋找生命動靜虛空間的今日閱讀，給我重拾中國舞蹈美學可能失落了的當下性、即興性和哲思內涵。

時間：2012年1月6日至7日 晚上8時
地點：香港演藝學院戲劇院
查詢：22687323



更正啟事

本版12月23日《從「傳承」說起 回顧2011年香港樂壇》一文中指揮家范瑞韋頓配圖的圖片說明應為：HKPO的音樂總監接班人（？）范瑞韋頓。因為港樂並未公布音樂總監的人選，范瑞韋頓是否是可能人選之一只是坊間猜測。特此更正。

名家與新秀，意料之外

文：聞一浩

早前先後看了兩個舞蹈演出——香港芭蕾舞團的《此時·彼刻》與著名英國編舞艾甘·漢的最新作品《源》（Desh）。名家與新秀，同樣叫我意外。

《此時·彼刻》安排了三個短篇新作，都是近年作品。首先出場的《黑》，由旅歐華裔編舞家陳建生創作，靈感來自編舞者在安特衛普看到的一個以黑色為題的時裝展，想到黑色對社會與不同文化的影響，由此而生出這個作品構思。

《黑》並非故事芭蕾，也無單一的故事線，套用編舞的話，是多個層次的展現。黑色為主的舞台，他以不同的段落擺放了黑暗天使、蠱巫、奧菲斯與尤麗狄絲等暗黑人物與故事的意象，作品先由獨舞開始，然後是雙人、小組，以及群舞，配搭多元，編排也相當具心思，不過，在舞台空間處理上可能要再作調校，群舞中常出現人遮人的情況。

《明亮》是彼得·奎安斯為香港芭蕾舞團而作，於2010年首演。作品一如其名，明亮明快，演出中，每位舞者都會與兩位舞伴跳雙人舞，既隱喻了不同的男女關係，流暢的舞蹈編排與設計，也可以讓舞蹈員各展所長，顯示成熟的技巧。觀看當晚，金瑤、葉飛飛的演出都相當不錯，頗能掌握演出所需的情緒，技巧也有不俗的表現。

壓軸的是剛得亞洲文化協會獎助金赴美交流的中國新進編舞費波，《一間她自的房間》，說的是女作家事業與家庭都陷入困境的故事。舞台上一邊佈置成書房，一邊則是舞團排練地方，飾演女作家的吳菲菲掌握了女主角的情緒與狀態，做出了細緻的動作變化與情緒的不穩定。丈夫把作品搬上舞台，她看着丈夫與飾演自己的女舞蹈員關係曖昧，自己也因此陷入模糊不清的狀態，這內在的轉折，她都能準確表露，實在是精彩的演出。

說起精彩，艾甘·漢的最新作品《源》，可以說2011年內的十大之一。這是

■DESH的視覺印象觸動人心。（photo by Richard Haughton）



艾甘·漢第四度來港，卻是他首個獨舞作品——而他卻是以獨舞成名的。

《源》是關於艾甘·漢家鄉孟加拉的故事。他以第一身的遭遇，或者向家中小孩講故事的手法，帶出舞蹈與故事。海外遊子講述父親與故鄉的故事並不特別，但艾甘·漢卻能借舞台的魔法，將故事娓娓道來——父親離開祖國，在英國落地生根，開展了自己的餐館事業，他會把家鄉的故事，美好的可怕的，一一告訴孩子。

演出的佈景設計應記一功，尤其是結尾時由台頂吊垂下來的布絮，如在風中輕擺的草條，艾甘·漢倒吊在布絮間，恍如田野間漫步，完全將觀眾帶到父親口中的美好家鄉景象，那一段真人與錄像的「對手戲」也是相當精彩的。

當然，最精彩的是艾甘·漢的演出，他在頭頂畫上五官，遊走台邊，扮成父親說往事，對身體的操控是毫不容易的，其後以腳側走路，以呈現被切去腳側的廚師的形態，生動但叫人心酸。而他聞名的360度自轉舞功，的確厲害，看他繞着台不停地轉，除了顯示了他的功力，還將那種世事渾然而行的感覺表現出來。

雖說這是他首個獨舞長篇作品，但他成功地把戲劇、舞蹈、佈景、錄像等融合在一起。看《源》，叫人明白到為何艾甘·漢在國際間如此走紅，也着實期待看他下一個作品。



■ Akram Khan, (photo by Laurent Ziegler)